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廿二之廿四

~~X~~
~~99~~
~~65~~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65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仕進部

愛君

羣書要語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坊記忠臣雖在昧死猶不忘君

劉向傳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曹子建

詩句馳心輦轂下曹子建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杜生逢堯

舜君不忍便永訣杜獨隨朝宗水李白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

裳杜牧之微臣欲獻唐虞壽遙指南山對袞龍王維只因詠報

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坡

古今事實

乃心王室

康叔雖爾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康誥

耻君不及堯舜

昔先正保衡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說命

三宿出晝

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予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

曝背獻芹

宋國有田父常衣緼廣至春自曝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度陳

室縣續孤路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葵甘泉華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之列子楊朱

卷顧其國

屈原雖放流卷顧楚國繫心懷王而不忘

心居魏闕

魏子牟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莊子

願入禁闥

汲黯補淮陽太守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事君之禮不同

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按列子所載止如此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飲獸之至尊後世遂有獻芹之說笑無所由特稽叔夜合而言之耳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為
崇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
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名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
首謝立不妄時公年九十矣或為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恭議
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
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聞見錄

古今文集

詩話

一飯不忘君見詩門
終是愛君見詞門

退不忘君

朱文公晚年家居題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則見公
非不欲仕但道不合則去耳

憂世

羣書要語我瞻四方威威靡所矧節南山憂心如惓同上心之
憂矣不遑假寐小弁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世憫
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
下也韓文處庸庸宜念巢居露寢者食兼味宜念餬口甌糜者
夏清涼宜念曝日而耕者冬温燠宜念卒歲無衣者英華庚州
食堂記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歐集

詩句但傷民疾病不識時忌諱白樂天我若未忘世雖閑心亦恒世若未忘我雖退身難藏白遂我一身逸不如萬物安元稹志士白髮早孟郊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荆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託國尚桓桓歐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歐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遠始乞身歐挽社祁公

古今事實

古聖憂勞

神農憔悴堯瘦臞舜衡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憂勞百姓甚矣淮南子

仲尼憂世

孔子去魯首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萬

章仲尼皇皇學行輟環天下卒老于行韓文孔席不暇煖班固

孟子憂世

孟子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趙岐序

不忘社稷

楚子囊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序

漆室憂魯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無兄予聞河潤九里漸汝三百步今魯

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戰國策

發婦憂周

發不恤綿而憂宗周之亡左

藿食憂國

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而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說苑

歷詆公卿

漢息夫躬論議無所回避上疏歷詆公卿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隨弱不任我左將軍公孫祿司

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駘不曉事諸曹以下僕遊不定數如狂夫噪譟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使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武逢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注窺音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

臨終憂國

王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晉武紀

憂言為國事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問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某人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某荷國厚德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

老猶憂國

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至自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綱紀則終日不食言行錄

退歸默坐

王文正公且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敢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言行錄

先天下憂

范文正公少有太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曾不一動其心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神道碑

憂過在位

呂獻可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矣神道碑

古今文集

雜著

時化

元結

元子聞浪翁山野浪者也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可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

每入類別

卷之二十二

五

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木豕父子為昏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
 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
 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
 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
 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耶姦凶為
 恩幸所迫厮皂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
 井陌或曰畫於草衣原野化為荏苒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
 鼎鑊或曰暴於魚鱉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禮禱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誑詐之心聲呼
 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
 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元結

浪翁聞元子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
 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
 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
 肉一息化為千歲鳥犬化為君子元子感之浪翁曰子不聞徃
 昔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闕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
 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
 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
 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
 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
 民相持於死傷之中禰露而行霜露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

冤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
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
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疆王腐卿相枕
路隅鳥獸讓其骨肉鳥犬非君子也耶

訊毗

劉禹錫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牛有毗增增扶班白羸羸角
賡生聖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毫人穎人
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隴西公暢載之止方踰月矣
今尔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來之薄歟獨復之
條歟振贍之恩歟碩鼠亡歟瘞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
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開囂而武臣顛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

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亦視
民其下也鷲其理而蚌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
也非陷危擠壑不能遺之曩者雖歸成誣而故態相沿莫我敢
復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淨畫土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
嘗宰京邑也能誅鋤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
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
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
也試嘗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黷政煩必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
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
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
始終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春陵行 并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
 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
 且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
 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
 欲焉逃罪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
 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作春
 陵行以達其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
 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木鄉無十家大族命

單羸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
 尚不忍况乃鞭撻之郵亭傳急符求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
 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祭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此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
 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
 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通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則賢
 重守分竊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辱窮者正
 直當不戲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
 又攻永州破郡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

敵歟蓋家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心苦徵故作

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前前并稅有常
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視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紛
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時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
將命來豈不知賊焉今彼懲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
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卒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杜甫

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
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
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衆鑷天

下為邦家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
見此與體制微婉頓挫之辭感而有詩增諸卷
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
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
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聖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積賈誼
昔躋勳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
字皆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太庭何時降墨書用爾為丹青
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謀求薄歛近休明乃知正人
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斗大興倉滄
浪清我多長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大甚漂泊公孫城呼兒

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
幾知者聽

新安吏

杜甫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
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
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淚縱橫眼枯
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
軍星散營就粮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人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

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二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
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
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
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官政

廢事附

羣書要語學古入官書不懈于位詩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語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襄二十
且侵官員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成十六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注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
居朝廷昭十一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柳御

史墓版

詩 看君擁黃組，縮卧放晚衙。坡即申縛壯士，人世信少娛。**注**
倉庫法早入晚出。陳簡齋 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特容問治民。
歐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坡** 察職終年但如此，真
縮太官餐。曾

古今事實

争田實成

虞芮二國争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僭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争為閒田。家語

甘棠聽訟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始謗終誦

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麇裘而韉，投之無矣；韉之麇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無我私。孔叢子 子產相鄭，一年，與人謂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二年，又謂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日晏不休

前漢薛宣守左馮翊，及日晏，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首抑豪強

後漢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問大姓主名吏以間里豪強對紆曰
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部吏望風爭以激
勸為事京師肅然

杖吏從輕

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吏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桓式云
向見令吏受杖上稍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着公曰我猶患太
重世說

赤子龍蛇

扶風馬公擄為鄆曹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承死亡之後
撥捨之餘剥膚推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

公於此時能安以泊之其功為大又曰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
武則忿而憾以惠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備心罷
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韓
愈鄆州溪堂詩序

拷罪立名

李嵩武后時為御史鞠獄備諸慘酷其訊罪人皆有名如仙人
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車驢兒拔楔鳳凰曬翅彌猴鑽火之類
唐朱摛遺周興為周秋官侍郎性慘毒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
所不為拷縛罪人有仙鶴曬翅胡孫碾茶鬼拽鑽牛拔楔之名
時人呼為牛頭夜叉談賓錄

戲為判語

唐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李自誠為長葛宰。一雜職犯過，乃戲判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國史補

能辯免獄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州官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一旦詣州，屏人言曰：「已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若水引女奴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知州曰：「推官之力也。」其人趣詣若水廳，專若水閉

門拒之，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涑水

支散軍糧

王德用在定州，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暗，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冷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此從者林專副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如此，欲求決配乎？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涑水記聞

應變倉卒

張垂崖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眾，遂高呼者三，垂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譁。

趙濟畏之龍圖半崖孫婿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魏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忠直語錄

兩易爭業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兒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貲多少汝又分之不均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青瑣高議

判斷擲筆

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停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

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眾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耳元城語錄

年尊勤職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卿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辯禮冤獄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白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窰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殺因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于井中賦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

獄何如吏詰之曰昨日已斃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捉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以為神水記聞

不屑吏事

向文簡公敏中罷相出鎮多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記聞

反墮吏姦

包孝肅尹東號明察有編戶犯法當杖春吏受賕與約曰今見

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問果分辯不已更訶曰但受春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不知乃為所賣青瑣高話

時來為相

劉沆擢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見執政白事盡白請對極言得失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為之

禁絕異端

程明道先生任京兆鄠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

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行狀

脯龍折筴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一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筴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筴折之教使勿為及罷官職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薄折粘筴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墓誌

僕告其主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賢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其狀走府曰秀

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入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
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
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且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戰
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石林燕語

聞歐罰錢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聞歐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歐者出錢與後
應者小人靳財兼不償出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下手者青瑣

作相不親細務

或謂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太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為
宰相合是以何為急却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
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蕃人將至宰相談甚事只

看書錄頭一放便見且說太學裏秀才做時文不好兩道是識
世界否且如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
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說朱語錄

日飲亡何

見飲酒門以下係廢職

適百乃聞

陳遵為司徒掾公府掾吏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
馬衣服之好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白
遵曰陳卿今日以其事適遵曰適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
滿百西曹請斥太司徒馬官優士又重遵舉能治劇補郁夷令

眾事不理

蜀蔣琬為廣都長先主嘗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將又沈醉

將加罪戮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

預備錄獄

蜀何祗為督軍從事丞相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已聞諱對答無所疑滯亮甚異之

似是馬曹

晉王徽之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答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暴雨徽之下馬持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誦答直

高視以手版柱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橋浦廢事

陶侃鎮荊州時閭外多事手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雍滯常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江中將吏則加鞭朴曰橋浦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張目不答

晉王述字懷祖性沉靜年二十未知入名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問地群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答導曰王祿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一言一坐替美述
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
清貞簡貴不減父祖但曠淡微不及耳

君侯信癡

晉謝萬字萬石才器俊秀簡文作相召為從事中郎萬著白綸
巾鶴氅裘履屐而前與帝共談移日揚州刺史王述萬妻父也
萬嘗著白綸巾乘平肩輿經述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還傳問吏

晉孟嘉字萬年庾亮領江西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郡亮問風俗
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

是盛德人

三宜休

唐司空圖隱中條山王官谷作亭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
休休作文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一
宜休耄而贖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
則又宜休自目為耐辱居士時盜賊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

二宜去

唐孔戣為尚書左丞以老自乞韓愈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
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一
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三宜去尚奚顧子言

遊山飲酒

唐文選卷之三十一

唐潘孟陽爲戶部侍郎憲宗詔視江淮財賦所至會賓客必置
倡樂舉望大減後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卿是行宣諭朕意毋
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游山寺而已

坐鎮雅俗

姚崇嘗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謹不能決皇恐入謝於上
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更置閑官

唐鄭虔玄宗愛其才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爲博士虔不知
廣文曹司訢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
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苦吟廢事

孟郊字東野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
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多櫟木合數十抱藜藿蒙駭
如鳩如洞地窪下積水可活魚蟹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
日乘驢領小吏間寫投金瀨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去
曹務多弛廢令福躁辯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他尉
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

嗜酒廢事

王績字無功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

古今文集

古詩

雜詩

劉公幹

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晏不知晏。沈沈薄頰。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蕭蕭羽。從爾浮波瀾。

有感

張朱

群兒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笞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為戲。翁怒鞭入血流地。等為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律詩

書王元之畫像側

歐陽永叔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空貌任塵昏。

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二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租賦 征商附

羣書要語什一。天下之正中。通典。損上益下。民訖無疆。益卦。征

商。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孟子。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同上。

詩句。誰知扣君門。令下寬征賦。杜。田毛樂寬征。韓。

事文類聚別集

古今事實

三代取民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魯之取民

魯宣公初稅畝杜預注公由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

十收一

聚斂之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小子鳴鼓而

攻之

二猶不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貪如碩鼠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饑饉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

人若大鼠也魏風

保鄣繭絲

趙尹鐸守晉陽鐸曰保鄣乎繭絲乎

秦之取民

秦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平之賦發閭左之戍董仲舒
曰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
倍於古秦廢井田開阡陌食貨志秦頭會其斂之供軍費財匱
力盡秦言陳餘傳

漢除田租

漢高祖以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一歲○漢文帝詔賜民田租今年之半景帝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唐租庸調

唐太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租絹一疋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升非蠶鄉則輸銀十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之

唐青苗錢

伏宗皇帝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

上供送使留州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二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作兩稅法

德宗時楊炎作兩稅法夏輸不及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通典

政拙催科

陽城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課當上考功城自言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輸租增耗

五代漢王章為一司使往時民租石輸二升為鼠雀耗章增一

石輸二升為一斗

荆公青苗法

荆公知明州鄞縣貸穀于民交息以償新陳相易與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熙寧所行之法皆本乎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知不行於天下不可也邵氏錄後司馬光范鎮李常孫覺程顥韓琦蘇軾爭言不便而罷矣見國史

文王不征

以下係征商

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

成王之征

周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一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宅不毛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武帝重歛

武帝初筭商車又筭絡錢又令民告絡者以其半與之注有不輸稅令民得告以半與之又師旅之後用度不足乃橫與賦歛權酒酷莞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唐德之征

唐陳京請稅富商錢德宗以趙贊判度支搜括甚峻諸道津會置吏閱商錢每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屬軍用迫感不能備常平之積趙贊復請稅間架等除陌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戶儻質不稅爾間架阡陌矣

宋之寬征

宋太祖詔勿得苛留行旅齎裝除貨幣當輸等外不得輒發篋搜索

不稅農器

真宗祥符間呂夷簡請免農器之稅

寧征商賈

仁宗慶曆間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分商賈之利爾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嘗感入不可闕既取之山澤及商賈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

置市易法

文彦博奏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損國體歛民怨乞寢罷凡衣冠之家圖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察豈有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王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豈於果實取數千緡息以規利者且以細民久困於官中須索又為兼并所害故為立法耳通鑑

罷欄頭稅

孝宗朝或乞復置西溪欄稅上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里之外豈可復欄稅宋聖政紀

古今文集

雜著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跛癩，去死肌，殺三虫，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二十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乎泚事者，追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吾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暈眩毒厲。

徃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二十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呷罵乎東西，隕突乎南北；雖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而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吾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古詩

重賦

白居易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沒我以求寵，歛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綵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燈火盡，靈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温。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管庫門。綿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傷田家

聶夷中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食。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

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儼照逃亡屋。

織婦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倦，踏籜雙足趺。三日不往織，一疋纔可剪。織處畏風日，剪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雕印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霄停水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扇肝露。里胥踞門限，呼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田家詞

元結

牛吒吒，田确确。旱塊敲牛蹄趵趵，利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燹燹，月月之倉糧車轉轉。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

軍食羊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鐵作斤斷姑春婦擔輸促促
輸官不足歸賣屋農死有兒牛有犢不遺官軍糧不足

打麥

張舜民

打麥打麥彭彭魄魄聲在山南應山北五月太陽出東北纔離
海嶠麥尚青轉到天心麥已熟鷓鴣自催入夜不眠竹鷄呼雨雲
如墨大婦腰鎌出小婦具筐逐上壠先將青下壠已成束田家
以苦乃為樂敢憚頭枯面焦黑貴人薦廟已嘗新酒醴雍容會
所親曲終饜飲勞童僕豈信田家未入唇盡將精好輸公賦次
把斗求市人麥秋正急又秧禾豐歲自少凶歲多田家辛苦
可奈何將此打麥詞兼作插禾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稔多不得食輸入官
倉化為土歲暮鉅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稼實西江賈客珠百
斛船中養天長肉食

田家行

王建

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熟麥風清簷頭索
索躁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
軸的是輸得官家足不望入石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
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當窓織

王建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大富家織翁母隔牆不
得力水寒手遊綵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虫促促機下啼兩

日催成一匹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當。怒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治盜

偷盜

羣書要語 赭衣半道 群盜滿山 賈山至言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賈誼過秦 大攻城邑 小掠鄉里 咸宣傳 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 論

延及于平民 厨不寇賊 鴟義姦宄 奪攘矯虔 呂刑 偷盜慢藏 誨

盜 易係 鼠竊狗偷 文集 探囊發篋 劉敞疏 推埋鼓鑄 秦觀文

詩句 兵革身將老 關河信不通 杜 涼風動萬里 群盜正縱橫 杜

託身白刃裏 殺人紅塵中 李 軍旅西征急 風塵戰伐多 李 天兵

宿西北 狂兒尚稽誅 歐 已經百白竄 荆棘身上無 有完肌膚 杜

偷盜何况親行 獄敲榜發姦偷 韓 偷兒夜探赤白丸 蘇

古今事實

荏苒之盜

鄭子產有疾 謂子太叔曰 我死 子必為政 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 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 水懦弱 民狎而玩之 則多死焉 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 太叔為政 不忍猛而寬 鄭國多盜 取人於荏苒 音九苒 音蒲 之澤 澤名 太叔悔之 曰 吾早從夫子 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 盡殺之 盜少止 仲尼曰 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 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 政以是和中 昭二十

不獲民麥

宓子賤為單父宰齊攻魯父老請曰麥熟請放民皆使出穫麥
宓子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 家語

潢池弄兵

宣帝時渤海盜賊並起丞相御史舉龔遂召見對曰海瀕遐遠
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盜弄陛下兵於
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
也遂至渤海移書屬縣悉罷捕盜賊吏有持鉏鉤田器者皆為
良民吏無得捕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探赤白丸

漢尹賞成帝時長安少年群輩殺吏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

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
者死傷橫道賞以選守長安令修治獄穿地方深數丈以大石
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吏舉長安輕薄惡子得數百人分行收
捕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一
發視皆死瘞寺門栢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令死者家發取其
尸長安為之語曰安所求死子栢東少年塲生時諒不謹枯骨
後何葬也栢聲如和今猶謂之華表即和表也

綠林赤眉

王莽末民並起為盜賊王鳳馬武王常成丹共聚藏綠林山中
至七八千人樊崇起兵一歲間三萬餘人恐其眾與莽兵亂乃
皆赤其眉以相識別後馮異擊破之

焚書安反側

後漢光武拔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黃巾之寇

靈帝時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徒眾數十萬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帝遣盧植皇甫嵩集討賊戰大敗之

賊不入境

後漢韓韶太山賊舉偽號連年不能被韶以三府掾選為羸長賊聞其賢不入其境餘縣多被寇盜流入縣界者甚眾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教之人以此得罪舍突入地矣太守聞韶德竟無所坐

單車降賊

張綱傳廣陵賊張嬰危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怒綱曾奏已以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之職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皆拜泣曰荒裔愚人不堪復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其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擊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乃降綱在郡卒年二十六綱病吏人咸為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制服行喪

以舌擊賊

晉朱伺字仲文為江夏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太守陽氓每請督將議拒賊計伺獨不言氓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

力擊賊伺惟以舌耳

姊妹遇盜

唐秦夫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捨之而去

兄弟遇盜 見兄弟門

黃巢之亂

黃巢募眾數千以應王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人斬黃北掠齊魯入鄆泗沂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寇浙

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十里直趨建州僞路圍福州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陷桂管進寇廣州破潭州攻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眾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自兵寡不敢戰伏弩射殺賊將賊駭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陷睦婺二州濟采石侵揚州悉眾渡淮犯申光穎宋徐兗等州陷東都張承範以疆弩三千防關巢攻關齊克讓戰關外俄而巢至師大呼川谷皆震巢乘黃金輿衛者繡袍華幘騎士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自奉明門升太極殿僭即位號大齊末衣冕不得繪弋綈為之取廣明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四年二月克用追巢敗之擒巢愛子巢計感謂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乃自刎

不殊言因斬之函首獻行在

吏貪致盜

淳化間彭山縣令齊元振者貪暴苦民王小波剖其腹實之以錢益苦其誅求無厭也眾推其妻弟李順為帥入成都僭號王繼恩討平之

化賊為民

張誅知益州時四郊多壘城門盡閉王繼恩嘗送三十輩誅誅治之誅悉令歸農業繼恩怒誅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誅與公化賊為民何不可哉

敗儂智高

廣西源州蠻儂智高反陷十餘州命狄青討儂智高青敗智高

於歸仁鋪

詳見上元門

敗范汝為

達州民范汝為作亂詔孟廣宣撫韓世忠副之次福州福帥程遇請世忠曰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公矣次年春破殺賊眾范汝為自縊死

盜能却兵 以下係偷盜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盡用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子發諾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幘子發使人歸之明白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白又取其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雖賞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

雞鳴狗盜 見賓客門

偷長擒盜

張敞守京兆尹市偷盜多敞乃召偷盜酋長數人見之責問因
贖其罪令致諸盜以自贖偷長曰今日且詣府恐諸偷驚駭願
權補吏職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各飲醉偷長
以赭汚其身衣褚吏坐里閭閱出者汚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盡行法罪由是市無盜賊

梁上君子

陳寔在鄉閭平心宰物為太丘長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

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
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已
反善然當由貧今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殺賊不顧子

後漢橋玄為太尉以疾罷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二人劫之
登樓就玄求貨有頃司隸率河南尹至恐并殺其子不欲迫之
玄瞑目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
玄子亦死玄乞天下凡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京師劫
質不避豪貴於此遂絕

操刀捕賊

吳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至錢塘會海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

上堅操刀上崖東西指麾若分部羅遮賊狀賊見以為官軍捕之散走堅追斬一級父大驚

拊床盜隕

晉祭裔有勇氣聲若震雷嘗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三盜俱隕故商浩委以軍鋒焉

可置青氈

王獻之常夜此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

盜笋及菜

宋會稽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笋者奔走墜溝乃於溝上立小橋令通鄰里慚愧 武康沈道虔見人竊其園菜乃自隱

進有竊園後大筭令人止之曰此欲成林買大筭送與之盜慚不敢取

罰偷掃街

齊王敬則為吳興守錄得一偷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皆走境內以清

墻壞致盜

宋有富人大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暮而果大亡其財韓非說難

婦能擊盜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秋鼓噪踰垣而人家入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肩白刃

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

盜沒爲官戶

隋來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建中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願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誠而釋之煬帝朝與賊戰死

執偷而榜

晏元獻公剛峻簡率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扶至門即死出言行錄

託鍾辯盜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蒲城縣時人有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其廟有一鍾能辯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祭甚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其手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筆談

取劍斷盜足

柳開字仲塗幼警悟豪勇父顯德末爲南縣令有盜入其室衆不敢動開年十二取劍逐之盜踰垣開揮劍斷其足一指

古今文集

雜著

齊可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齒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取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而揮之。」

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鼷於齊矣。」律詩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死

杜牧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太上文。

皇祐中，儂賊犯慶州，闔郡潰去。惟守臣曹觀死之。妻方產子，棄之草間。亂後訪之，尚呱呱然。

元厚之

轉戰譙門日欲晡，空拳猶自把戈鈇。身乘虎口方安坐，命在鴻

毛更疾呼柱下，果卿存斷節。袴中杵白得遺孤，空餘三尺英雄氣。不愧西山大丈夫。
詩話

作詩贈賊

李渤嘗過九江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古詩 以下係偷盜

次韻子瞻送顧子敦河北運使

黃魯直

儒者給事中，顧公甚魁偉。經明往行河，平嘗以經明禹貢使行。

河商畧頗應，史勞民又費。之國計安能已，成功渠有命得人斯。可喜似聞阻，亂餘惡少驚。閭里啓輪探，銖金奪懷取。姝美部中十盜發，一二書奏紙。西連魏，二河東盡齊。四履此豈小事哉，何但徒治冰使民皆農桑，乃是真儒耳。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有奴長鬚不裹頭，有婢赤脚老無齒。云：昨夜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憑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嘗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俗呼行林，盡取鼠輩戶。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

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淡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先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輝，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吳羽行

陳去非

吳羽無人支，緩急天雨壞，墻百憂集，賣衣雇人築，得墻不慮偷，兒披戶入夜寒，于撮左裏二十五年注于撮夜行也，不經過偷兒若來知柰何，君不見巴丘古城如培塿，魯肅當年萬人守。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慕名 辭名附

羣書要語 君子萬夫之望 易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車牽如圭

如璋令聞令望 卷阿是以有譽處兮 景行先哲 孝經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季氏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子孟子 今名德之興 左宣 君子務積於身則貴名起之如日月 荀儒效 講聞高義之日久矣 漢武制策 竊高下風之行 鄒陽

書政自也出天下想聞其風采霍光傳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

退誇於人以為榮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門下之名歐集

見面不知聞名傳燈錄辭名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莊子大名之

下難居越世家

詩句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

好大袖四方全足帛東漢馬廖傳誰能齊嶺峯揖君山嶽德孟

落月升屋梁猶疑見顏色杜名高海曲人所慕荆公平生執鞭

最欣慕山谷辭名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杜何須身後千載

名李直以踈傭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韋苦藏難沒是詩名

坎白頭寧復要時名后山

古今事實

學孔希顏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孫丑楊子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學行

捧心效顰

師金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莊

慕蘭

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季諾

曹丘生曰楚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

此聲於梁楚之間哉

暴公威名

暴勝之為直指使素聞萬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
冠進賢冠帶褊具劔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勝之開
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
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小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詞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之以刑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
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

不見黃生見別離門

登龍門

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得御李君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荀爽嘗謁膺因為

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林宗巾

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
如此

所敬數賢

陳矯李弼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
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源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材卓犖吾
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餘子瑣瑣焉足
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呂布傳

披霧觀天

衛瓘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

欲識莫致

陶潛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常往廬山弘令潛故人寵通之齎酒於半道要之及至欣然共飲

會坐不相識

晉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華華以其並大才謂曰今日相見可勿作常語陸舉首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今乃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一坐撫掌

名譽晚衰

周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者也

掩鼻效詠

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各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掩鼻以效之

願出其門

韓愈上宰相書曰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

泰山北斗

自韓愈沒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本贊

景星鳳凰

韓愈與李渤書朝廷之事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爭先
覩之為快哉

紫芝眉宇

房瑄每見元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爭令出門下

柳子厚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入爭欲令出我門
下交口薦譽之墓誌

盧前王後

王勃與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
駱盈川嘗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
草木知名

德宗徙張萬福為豫州刺史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
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因復賜舊名

名下無虛

閣立本見張上疏舊書曰名下定無虛士國史纂要

至洛先訪

邵康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墓誌

婦孺知名

司馬公光上疏論新法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年餘
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
司馬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行狀坡詩云兒童誦君實
走卒知司馬

名聞宮禁

王樞密時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德初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萬壽宮內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歸田錄

解紛辭賞以下係辭名

魯仲連為趙卻秦軍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之士排患難解紛亂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大名難居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以太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王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

謂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終不反勾踐表會稽山為蠡春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鴟夷子皮耕于海畔又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金齊人聞其賢以為相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布衣之極也又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間行以去止于陶云云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字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我何用藥為逸民傳

恐名太盛

後漢張綱字季直

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此兒不患無名將恐名太盛耳

身不可見

宋織有遠操不與世交馬岌高尚之士具威儀造焉織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矣

名不可取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况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已

造物忌名

陳搏隱華山幼時戲涓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汝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種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雍鑄間遂喪清節王壺清話

醉人推罵

蘇軾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東坡回李端叔書

古今文集

雜著

與韓荆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
 何矜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
 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
 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
 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今天
 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作佳士而
 君侯何惜此目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白謀
 猷籌畫安能盡殫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揮毫視聽恐雕蟲
 小技不啻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墨兼人書之然後退掃
 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

盛名難居

房瑄贊曰唐名臣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
 矣一舉喪師訖而復振原瑄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
 必有以過人者特遠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
 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
 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
 累也戒哉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薛能

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
 虜外聞須破膽平人長
 說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
 閉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水更何
 事幾多詩句詠間關

迎候

羣書要語主人肅客而入曲禮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陶集 趨拜送迎韓信傳

詩句踈慵寡將迎柳 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 坡 世人無往復 鄉老有邀迎 坡 客至從噴不出迎杜 昔年結客曾遊處 今見焚香夾道迎歐 道左旌旗諸將列 馬前弓劍六蕃迎歐

古今事實

敢犒從者齊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 敢犒從者 不腆敝邑 為從者之備 居則具一日之積 行則備一夕之衛襄二十

避席爭席

莊子曰 陽子居西游於秦 遇老子 老子曰 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太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 陽子居蹙然變容 其往也 舍者將迎其家 公執席 妻執巾櫛 舍者避席 煬者避竈 言其尊形自變 故避之 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 去其矜夸 故也

虛左自迎

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 從車騎虛左 自迎侯生 侯生直上載公子 上坐 不讓 公子執轡 愈恭 侯生曰 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 公子引車入市 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故久立 語微察公子 顏色愈和 乃就車 酒酣 侯生曰 今日喜與君為公子 亦足矣 嬴乃夷門抱關者也 公子自迎於衆人 廣坐之中 欲

就公字之名故父立公字市中人皆以贏為小人以公字為長者也侯生因進朱亥曰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史記

負弩前驅

漢司馬相如武帝時亦作君長願為臣妾請更北南夷上拜相如為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千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

謝絕迎者

丰父偃為齊相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曰始貧時昆弟不我內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門竹馬交迎

郭伋為刺史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故喜來迎

故友親迎

范式為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為新野阿里街菜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道驛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非孔仲山耶對之嘆息語及平生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備未肯去華嶠後漢

倒屣出迎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門富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

逢迎

皇會宗傳康居太子欲降漢遣衛司馬逢迎

迎廷

唐王諤傳面鵠入朝諤悉軍迎廷于放反迎也

望塵迎拜

石崇與潘岳詣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拜本傳

門生出迎見門生門

迎一逢掖

皇甫規歸安定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齋潔而起衣不及帶候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先是鴈門太守至規不禮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責不郊迎

竇參按江淮獄揚州節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譙責少游慙往謝參不顧即去

古今文集

雜著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帥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于郊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春今相國李公藩為吏部員外郎兼管與偕朝道語幽州

司徒公劉儕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
 里至每進益茶及郊司徒公紅帕首韉袴控刀左右雜佩弓鞬
 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
 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及館又如
 是卒不得辭至云今李公既朝夕左右端公歲時來壽其親端
 公李益也宰相睽之子登進士第幽州劉濟辟為從事其為人
 佐其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律詩

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希夷

張復之

世人太抵重官榮見我西歸交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
 盡得虛名

餞送

羣書要語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祀較夏官祖而舍較飲酒於
 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左傳祖道之際是作一土堆置大
 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險阻之患如周禮祀
 鼓是也又云祭畢則以胙肉食之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
 當斬底人斬於路却兵過其中宋語錄百兩將之詩送朋友以
 言餞行公羊承與原會崇書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九歌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復如之何江淹別賦長安東灞
 橋迎來送去皆至此故呼為銷魂橋開元遺事漢朝卿士供帳
 餞於東都晉國名賢傾城祖於西郭陳子昂集

詩句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孫子荆征西詩

六樂陳廣坐祖

帳揚春風鮑明遠

衣冠列祖道

劉長卿

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

光杜

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杜題詩得秀句杜翰時相投杜

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杜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坡惟庶

故山夢隨子到吾廬坡如何風雪裏更遲獨歸人坡南鴈正北

來早寄詩于首山谷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如何杜鳴

笛急吹催落日清歌緩送感行人韓若見辛公投轄飲莫忘衝

雪送君行坡憑君說與鬢參軍寒鬢相逢不相識坡青燈白酒

留故人莫愛一醉至曉角山谷

古今事實

祖道神

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也祖祭因饗飲也共士氏曰修好遠遊祀以為神祖漢以午日祖

餞以百壺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祖將去而祀軼也既親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韓奕

送人以言

孔子適周見老子辭去老子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切仁人之號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入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察人之惡者為人子者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不可以有已史記

遠行以賤 見辭受門

六卿郊餞

鄭太卿餞章子于郊 昭十六

送荆軻

荆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以濮上聲士皆流涕 春秋後語

祖二踈 見致仕門

客歌驪駒 見燕飲門

不許出郭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不過虎溪 見道士門

追送出界

郭奕字太業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少選復往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晉史

為鬼椰揄

羅友答桓溫曰日出門逢一鬼大椰揄云我祇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出郡 世說

自送吏部

宋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父叔度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共到前亭

王奐為漢陽太守范丹於道侯別之奐曰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謝承後漢書

送不越閭

齊沈顛不尚浮華從叔敦仕宋貴顯每還吳與賓客填茵顛不至其門敦就之顛送迎不越閭敦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

並不出門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糲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

遭劾亦送

唐楊惠為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獨所善客徐晦至藍田慰餞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夷簡聞之表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賦詩祖道

張柬之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

百官班餞

李光顏復還忠武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

羣公追餞

柳宗元送死論登第歸序羣公追餞於灞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矣

送別遭劫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后山時為徐州教授告徐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詣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後為劉安世所彈

古今文集

古詩

送柳淳入關

孟郊

青山輾為塵白白無閑人自古推高車爭利西入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齋一束書獨濟誰相親

山中送從叔簡

孟郊

莫以手中瓊言邀世上名莫以山中迹久向人間行松柏有霜

操風泉無俗聲應樛枯質驚此別離情

送韓愈從軍

孟郊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親貧改舊觀僮僕生新敬坐作群書吟行為孤劍詠始知出處心不失平生正凄凄天地秋凜凜軍馬令驛堊時一飛物色極四靜王師既不戰廟畫在無競王粲有所依元瑜初應命一章諭檄明百萬心氣定今朝旗鼓前笑別丈夫盛

送石洪處士往河陽幕

見隱逸門詩話

送李礎判官歸湖南

韓愈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鳴鴈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憂婉婉風土稍殊音魚蝦日

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送蘇公知杭州

陳無已

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遠豈不喪簡書放麈誠不忍一代不數
人百年能幾見昔如馬口銜今作禁門鍵一雨五月涼中霄木
江蒲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謂遲暮不及再見也

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

劉禹錫

祖帳臨周道前旌指晉城午橋群吏散亥字老人迎詩酒每同
樂別離方見情從茲洛陽社吟詠欠書生

送遠人

張籍

日日望鄉國空歌白紵詞常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失意還獨
語多愁自不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送人南中訪舊知

喻坦之

春盡火方遊思君便白頭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水接二色
險猿分五嶺愁為緣知己分南國必淹留

送楊子

岑參

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煙惜別添壺
酒臨歧贈馬鞭看君頰上去新月到家圓

送蕭李二子郎中兼中丞充京西京北覆糧使

前人

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駕行樽俎成全
策京城閑見糧歸來虜塵滅畫地奏明光

送人赴安西

前人

上馬帶吳鉤翩翩度隴頭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萬里卿為

夢二邊月作愁早須清點虜無事莫經秋

奉送裴司徒令公自東都留守再命太原 劉禹錫

星使出關東兵符賜上公山河歸舊國管籥換離官行色旌旗
動軍聲鼓角雄愛棠餘故吏騎竹見新童漢壘三秋靜胡沙萬
里空其如天下望且夕詠清風

送令狐相公自僕射出鎮南梁 劉禹錫

夏水正陰茂戎裝出帝京沾襟辭闕淚回首別卿情雲樹褒中
路風煙漢上城前旌轉谷去後騎踏橋聲久領鶴行重無嫌虎
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生

陽關三疊 王維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

關無故人

送李侍郎赴常州 賈至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
憶路漫漫

送呂晦叔赴河陽 程伯淳

曉日都門颺旆旌晚風饒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
常刺史行

送司馬君實 程伯淳

二龍閑卧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
意在蒼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四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54117